

饭团

□徐文红

饭团是我家猫咪的大名，它的小名可就多了，比如团子、团、猫小团、团团、猫小咪……总之，我们一家人即兴呼之，想叫它啥就叫它啥，而不管叫它啥，充满灵性的它都能听得懂。我习惯叫它团团，有“团团圆圆”之意。

团团是英短蓝猫中的蓝白猫，长得非常漂亮。它的头、背部中间、尾是灰的，其他部位是白的，灰白两色搭配得非常完美。它是圆脸盘，两只眼睛又大又圆，睫毛长长的，还有一个美丽的小翘鼻，鼻头整天红红的，可爱极了。

对了，团团还有一个外号，叫“虎头帽子”。这个名字源自它的长相，因它的头部是灰色的，这灰一直延伸到它侧脸上面一小部分，且很有形状，恰巧眉心向下是白色的，这样远看它的头，就像戴了一顶灰色的虎头帽子，所以，我们又叫它“虎头帽子”。

当时买它的时候，它才38天大，体重只有半斤多，看起来很弱，缩在笼子里的角落里。看到我们靠近笼子，它也不叫，这与其他猫看到人靠近就乱喊乱叫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我们看到它有点可怜，决定带它回家。

当时，宠物店对卖出去的猫要登记，需要给它取个名字。由于它全身的颜色是由灰白色组成的，看起来像个紫菜片包的白米饭团，于是，女儿给它取名“饭团”。

团团成了我们的新成员，我和爱人升级成了“姥姥姥爷”，女儿成了团团的“妈”。我们给它置办了全套的生活用品和装备——吃喝拉撒娱乐用的都有了。

可是它太小了，捧在手心里那么一点点，走路踉踉跄跄，叫起来“喵喵”的，声音那么小，真是一只“小赖猫”。进猫窝进不去，因为猫窝口对它来说有点高；上猫砂盆上不去，盆也太高，我们便用鞋盒给它自制了猫窝和猫砂盆，解决了它睡觉和如厕的问题。

它吃饭少，还要喝羊奶粉，喝完奶粉后满脸都变成白色，自己不会清理，这也成了我们的活，不管是谁看到，都会用餐巾纸给它擦。我们还要给它抠眼屎，不然它就会脏兮兮的。铲屎铲尿更不用说了，我们都成了“铲屎官”。

养猫着实很麻烦，很操心，可我们乐此不疲。

团团来我家的第一天夜里，就躲在女儿的床头下面吐了，吐完后缩着头不动弹，像是要死的样子。我们都很着急，一夜没睡好。第二天，我们带它去宠物医院，医生给它开了药，说是消化不良，我们才放心了。

过了不久，又出了一件大事，差点要了团团的小命。

那段时间，团团总是拉肚子，吃

了药就好点，不吃又拉。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后来才知道是猫粮的问题，换了猫粮就好了。

当时我认为，它拉肚子和小孩拉肚子一样，要少喂它、饿它，这样就会好得快。它饿极了，偷吃了玉米面，可我还没意识到饿它的严重性。结果，我喂它药时，撕下来的塑料包边缘的硬片片，被它硬生生地吞了下去，我看到时为时已晚。

我们带它连夜去了一家宠物医院。医生说得开刀取出来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后来，我们才知道，刚吃进去时催吐就可以，多花了钱不说，还让那么小、那么弱的团团受了罪，住了一个多星期院。

住院期间我去看它，它在笼子里听到我喊它，艰难地挪到我面前，把绑着留置针的爪子悬着展示给我看。太可怜了，回来时，我骑着电动车一路哭到家。

好在，在我们无微不至的照料下，团团茁壮成长起来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它又和我的布艺沙发“杠”上了，高兴了就去抓沙发角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抓得特别卖力。我连喊带叫地跑过去吓唬它，它倒是淡定，慢慢停止手上的动作，可待我走开它又继续开抓，把那个沙发角抓出个大洞也不肯罢休。“唉，好在只抓一个沙发角。”我只好自我安慰一下。

闲来无事时，它喜欢去大衣橱上面蹲着，在上面俯视着我们，而我们却因找不到它急得团团转。叫它也不吱声，而当我们终于发现了它，尽管气得“坏猫、坏猫”地叫着，可谁也不舍得打它一下。

说起团团的坏，它可真是有点“小坏”。平时桌上的东西，大的它不会动，只动小的，什么糖块、牙签、瓶盖、夹子……这样的小东西，它兴趣来了，跳到桌上，用它的“小手”拨一下，再拨一下，直到把东西拨到地上，它再伸着头看看东西掉到哪里去了，仿佛这坏事不是它干的，它是“无事猫”一个。

直到有一天，团团把它“姥爷”刚买回来准备过年的蕙兰花盘打碎，并且把花也给抓拉断了好几枝时，团团的错误不好开脱了。

看到心爱的花被糟蹋了，“姥爷”真生气了。果然，阳台上传来“姥爷”教训团团的声音：“怎么打碎的？怎么这么调皮？”

不一会，我们听到“姥爷”“喵喵”地打了起来，边打边说：“让你不听话，让你不听话！”我和女儿一听不好了，团团挨打了，就赶紧跑向阳台。你猜怎么着，是“姥爷”拍自己的手，并不是打的团团，把我们笑得不轻。

团团的吃喝拉撒、娱乐器具都在阳台，阳台是它的地盘。我们不管是谁，倘若入了它的地盘，就非得给它

零食不可。倘若你装愣卖傻不给它，它就会踩你的脚，拱你的脚脖。再不给，它就跳起来抱你的大腿。这时候，谁会无动于衷，不能吧，更何况它用单纯又执着的眼光看着你，绝不会用叫声来烦你，只是看着你。

有时候，我去阳台上刷牙，它就会去阳台等。只要我把牙刷一放，它就蹭过来了。后来，我嫌它光吃零食不好，想尽量少给它零食吃。它来阳台等我刷牙时，我就拿带牙膏的牙刷让它闻，它果然讨厌牙膏味，躲得远远的。但目光一直在盯着我，等我把牙刷往那一放，它就会跑向我，又要起了它那套要零食的“鬼把戏”。

有时候我就纳闷，它那只有拳头大的脑袋里怎么能装下这么多的“智慧”。它很小的时候就会“声东击西”，我们明明用的是右手逗它，它却神速般地来袭击我们的左手，太吃惊了。后来，我们知道它有这招，逗它时都得两手准备。

还有，它不仅是优秀的“守门员”，还是不错的“前锋”“中锋”。当你把小球抛向它，它都能把球扑住，要么把球揽在怀里不给你，要么用“双手”抱球放在嘴里咬着玩。当你硬把球抠出来，它也不生气，继续和你玩。它还能带球跑，真是有模有样。

玩飞盘时，不等我们把飞盘扔出去，它就提前跑去准备扑飞盘。有时候，我们也戏弄它一下，来个“声东击西”，让它跑空，看它出洋相。

团团做事一点都不执着，很容易放弃，甚至有点三心二意。正拨球呢，拨了几下，看到我们扎头发的圈圈滚过来，又去玩圈圈，叼着圈圈满屋子跑。恰巧一只麦蛾子在空中飞，又要逮蛾子。当然逮不住，急得“哇哇”叫。逮不住就逮不住吧，叫几声就拉倒了。

这也是它的“大智慧”吧。

团团有着英国血统，有时还真有点优雅、绅士、体面，有时候则不然。记得那时它大约1岁，女儿的同学来家里玩，看到俊俏可人的团团想摸摸它，还没摸到，手就被团团抓伤了，皮破血流。这可没完，它一连抓伤4个人，绅士、优雅、体面？它简直就是个“战争贩子”。

我又想起一个事，一个偶发事件让团团颜面尽失，优雅无存，秒变怂包。

那时，我们刚搬来新家，它逮着机会就向外跑，只要门一开，我们还没注意呢，它已经在门外走廊了。基于它这迫切想要了解新家的外部环境，一日女儿有空，给它系上牵引绳，陪它去楼下逛逛。

女儿抱着它刚走进电梯，感觉它就怕了，用力扒着女儿的胳膊。快下到一楼时，听到一楼有小狗在“汪

汪”地叫，它被吓得心脏“突突”地跳，头使劲往女儿腋下钻。电梯到一楼，女儿抱它出了电梯，想放下它，可它扒住女儿怎么也不下来。没办法，那就回去吧。电梯到我们的楼层后，门一开，它迅速挣脱女儿，拖着牵引绳，一路小跑进了家门。它这落荒而逃的样子真是可笑，这也是第一次，以前从没这样过。

“它这是怎么了？”我问女儿。女儿笑得前仰后合，没法回答我。

只见它，进了客厅也没停，继续向里跑，直到跑进最里面的那个房间——主卧室的卫生间，才停下来。我以为它跑到这里有什么事，并不是，跑到这里是为了藏起来。女儿给它解掉绳子，抱起来安抚了半天才恢复正常。

再说说团团“走亲戚”的事。那时，团团来我家大约3个多月，我们全家要集体出个远门，就想把团团寄养在和我们同住一个小区的弟弟家里。弟弟、弟媳欣然应允。我们把吃的、用的都拿好，把它放在猫篮里送到了弟弟家，还以为它会感到陌生而不自在，没想到它很高兴，上蹿下跳玩得也不亦乐乎。

四五天后，我们回来去弟弟家接它，弟弟、弟媳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们有关团团的事。原来，我们走的第二天早上，弟媳起床找不到团团，以为早起出门的弟弟出门没留意，团团跟出来跑丢了。于是，他俩焦急万分，满院子里找猫，逢人就问“看见我们的猫了吗”，就差贴寻猫启事了。他俩还专门跑到我家门口去找，煞费周折也没找到，等到他俩满身疲惫地打开家门时，团团的小脑袋从沙发后面冒了出来，弄得他俩哭笑不得。

又过了一年，我们家又“倾巢出动”，团团又被送到了弟弟家。这一次，我们仅在外待了一天一夜就回来了。我们没回家，直接去弟弟家接团团。进门我就喊它，它从弟弟家的书房里跑出来，弟弟说，团团这次来他家，就喜欢躲在没人的书房里，叫它也不出来，几乎没有吃东西，连平时最喜欢吃的猫条都不吃。

团团跑到我跟前开始蹭我的腿，满脸委屈的样子，它肯定以为我们把它抛弃了。我连忙打开猫篮，它迅速地钻了进去。回到家，它开启了“吃吃吃”的模式，吃起来没完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没再让它“走亲戚”。

“猫小团，猫小团呢？去哪儿了？怎么没来迎接我？”女儿下班回来了。

“团团呢？团团，‘姥爷’回来了。”爱人下班回来了。

“开饭了，团团，吃饭了。”这是我的声音。

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三人一猫共进晚餐，美哉！乐哉！

